

## 三晋伐齐前后齐国一方人物史迹初考\*

——以清华简《系年》为中心

杨蒙生

**内容摘要:**三晋伐齐是先秦时期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然而,由于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很多历史文献丧失殆尽,与之相关的众多人物和问题变得扑朔迷离。清华简《系年》中,则有许多三晋伐齐前后人物与史事的原始信息。以置身其中的齐国一方的人物及相关问题为例,通过对《系年》和相关传世文献的对读与研讨,不仅可以了解到三晋伐齐期间发生的“陈廛子牛之祸”的具体细节,揭示“和子之乱”的真相,补证田齐世系,还能在当时的背景下,将楚声王熊当的一系列相关活动合理纳入其中。凡此种种,无不表明清华简《系年》对于先秦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清华简《系年》 三晋伐齐 陈廛子牛 陈和 陈湜 楚声王

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随着晋“三子”<sup>①</sup>实力的不断增强,列国之间逐步形成两大敌对阵营。其中一方以三子主导的晋国为首,以越、鲁、宋等国为支持者;另一方以楚国为首,以齐、秦等国为同盟。由于晋、楚实力的此消彼长、不相上下,两大阵营虽然矛盾重重,却也保持着相对平衡的态势。伴随“求名”<sup>②</sup>野心的膨胀和时局的不断变化,晋三子终于从反晋阵营中觅得先机,以齐公孙会之叛为切入点,悍然发动对齐战争,史称“三晋伐齐”。

\* 本文系北京语言大学 2019 年度校级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从古文字角度看清华简的文本来源问题”(19YBB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华简与儒家经典的形成发展研究”(16ZDA114)、教育部和国家语委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项科研项目“北京大学藏秦、汉简牍文字、文本综合研究”(YWZ-J020)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貳)》,中西书局,2011年,第192页。

②刘文典集解,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第732-734页。

为了更好地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势,本文尝试以清华简《系年》为依凭,在细致爬梳和整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三晋伐齐前后齐国一方的人物及相关问题展开研讨,不当之处,敬乞方家赐教。

## 一、陈廛子牛——兼谈其人名字的构成及其祸乱发生的时间问题

陈廛子牛,齐将,见于清华简《系年》第22章:

韩虔、赵籍、魏击率师与越公翳伐齐。齐与越成……晋魏文侯斯从晋师,晋师大败齐师,齐师北,晋师逐之,入至泅水。齐人且有陈廛子牛之祸。齐与晋成,齐侯盟于晋军。晋三子之大夫入齐,盟陈和与陈湫于濇门之外,曰:“毋修长城,毋伐廛丘。”<sup>①</sup>

此人即见于《淮南子·人间》的“牛子”:

三国伐齐,围平陆〈阴〉<sup>②</sup>。括子以报于牛子曰:“三国之地不接于我,逾邻国而围平陆〈阴〉,利不足贪也。然则求名于我也。请以齐侯往。”牛子以为善。括子出,无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无害子。无害子曰:“异乎臣之所闻。”牛子曰:“国危而不安,患结而不解。何谓贵智!”无害子曰:“臣闻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闻杀身破家以存其国者,不闻出其君以为封疆者。”牛子不听无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计,三国之兵罢而平陆〈阴〉之地存。<sup>③</sup>

亦即见于《墨子·鲁问》,曾经“三侵鲁地”之“项子牛”:

a. 齐将伐鲁,子墨子谓项子牛曰:“伐鲁,齐之大过也。昔者吴王东伐越,栖诸会稽;西伐楚,葆昭王于随;北伐齐,取国子以归于吴。诸侯报其讎,百姓苦其劳而弗为用,是以国为虚戾,身为刑戮也。”<sup>④</sup>

b. 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项子牛三侵鲁地<sup>⑤</sup>而胜绰三从。子墨子闻之,使高孙子请而退之。<sup>⑥</sup>

对于牛子(或项子牛)的身份,高诱以为是齐臣,孙诒让云是田和属将,杨宽认为是掌握齐国大权的田氏大夫,马卫东认为是三晋伐齐时平阴之战中的齐军主

①《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92页。

②说详下文。

③刘文典集解,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第732-734页。引者案,点校本在末句两个“而”字前均加逗号断开,此因文义通贯之故不从其说。

④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第46页。

⑤引者案,点校本此处加逗号而断读之,此以顺读不畅而不从其说。

⑥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478-479页。

将亦即与三晋休兵和议的决策人,<sup>①</sup>均有一定道理。

由前引《系年》简文和《淮南子·人间》的描述可知,三晋迫齐之时,作为臣子的牛子曾听从括子意见,执齐康公入晋军为盟,酿成陈麇子牛之祸。它也因此成为三晋伐齐过程中,实现其封侯美梦的关键环节<sup>②</sup>。

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 and 把握“陈麇子牛之祸”这一事件的细节,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考察:

1. “陈麇子牛”一词的构成问题;
2. “陈麇子牛之祸”发生的具体时间问题。

对于前一个问题,学界曾经有过讨论,其中的代表性意见有:

(1)战国时代(网名):项子牛之项应是顷字之误;顷、桎二字音近可通;陈桎字子牛<sup>③</sup>。

(2)广濂薰雄:通过与《水经·瓠子水注》所引《竹书纪年》中之“赵孔屑”即指赵将孔屑的类比可知,陈麇子牛宜解作陈氏部下麇子牛<sup>④</sup>。

笔者认为,二说均有一定道理。不过,“陈麇子牛”一词或许还可以解释为:陈牛,字麇,如苏建洲说,解释为“以氏配字”;子牛,例属人名之上加冠子字,即“美称+名”的情况,而“牛子”之称,则与田和之称和子同类,是人名后缀加男子美称子字的结果<sup>⑤</sup>;他之所以又被称为项子牛,很有可能是因为书手抄写时脱漏“陈”字,并将原本应写作“颈”的麇之借字误写成“项”的缘故。

关于后一个问题,《淮南子·人间》记在三晋围攻平陆之时,《系年》第22章记在三晋合兵临淄城下。笔者以为,若要从中做出取舍,需要先搞清楚两点:

①诸家之说详参刘文典集解,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第600页;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467页;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2页;马卫东:《清华简〈系年〉三晋伐齐考》,《晋阳学刊》2014年第1期,第16-22页。

②广濂薰雄:《谈清华简〈系年〉第22章的“陈麇子牛之祸”》,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2015年10月。

③马卫东、王政冬:《清华简〈系年〉三晋伐齐考》一文下署名“战国时代”的回帖,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2年10月18日。

④广濂薰雄:《谈清华简〈系年〉第22章的“陈麇子牛之祸”》,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2015年10月。

⑤方炫琛曾对这两类情况进行总结(方炫琛:《〈左传〉名号研究》,台湾政治大学中文所博士学位论文,1983年,第27-28页),苏建洲等在对“子牛”一词的结构进行分析时吸取其说,认为可将之分析为:美称+名(苏建洲、吴雯雯、赖怡璇:《清华二〈系年〉集解》,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899页)。

其一,《淮南子·人间》中的“平陆”究竟是指平陆,还是实为平阴之误?

其二,若其地真是平阴,那它究竟是今山东之平阴,还是今河南之平阴?

对于前面一点,学界早有讨论,且多认为此中“平陆”实为平阴之误。如陈连庆认为,通过与鬲羌钟铭“先会于平阴”一句比较,可知此处的平陆当作平阴<sup>①</sup>。杨宽也认为,此处平陆当为平阴之误,它或许是因《田世家》齐康公贷十四年被迁于海上以后之“明年,鲁败齐平陆”而误<sup>②</sup>。所言均是。

从地理方面看,平陆地处齐、鲁边境,虽为齐长城以南之重要关隘,但由于它所面对的鲁国实力相对较弱,其战略防御地位明显低于面向三晋的平阴。比而观之,三晋围平阴即意味着此地西面的齐长城已被攻破;西部屏障既失,则三晋兵锋可以长驱而入,直捣临淄,震动齐国。据此判断,此处的平阴自然是今山东平阴,而非地处今河南孟津县城东面、深居当时晋国内部之平阴<sup>③</sup>。

既知此平阴为今山东平阴,则三晋围攻其地之时是否会骤然造成陈廙子牛之祸这般背主卖国之大变呢?笔者以为未必:

第一,平阴地处齐国西部边境,距离临淄尚有一定路程,当时晋军攻齐之势虽猛而平阴尚可牵制之,齐人暂无城下之盟的窘迫,陈廙子牛等人自然也就没有如此这般过早发动叛乱、执其君以投三晋所好的必要。

第二,《淮南子》一书的编纂多是截取其他古书,其间所涉事件的具体细节多有缺失,实属自然。因此,其中所谓“利不足贪”的说法很可能与编写者所见史料存在脱讹、错乱等问题,以及其人对此事的主观认识有关。相比之下,作为生活时代距离三晋伐齐并不遥远的战国之人,《系年》作者的记述自然更为细致且接近历史真实<sup>④</sup>。

第三,《系年》第22章记此事作:“齐人且有陈廙子牛之祸。”其中的“且”字,学界多理解作时间副词,解作将要之将<sup>⑤</sup>,然而,从简文本身所传达的信息判断,它在此处也可以被理解为句中语气助词。《庄子·齐物论》有“谁独且无师乎?”“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吕氏春秋·慎行论·无义》有公孙鞅谓公子印之语曰:“今秦令鞅将,魏令公子当之,岂且忍相与战哉?”王引之将

①陈连庆:《〈鬲羌钟〉铭“征秦邈齐”新释》,《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第76-81页。

②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第192页。

③刘节:《鬲氏编钟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六号,1931年第11、12期合刊,第35-42页;马保春:《晋国地名考》“平阴”条,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228-230页。

④现有研究表明,《系年》的写作时间约在战国中期楚肃王或更晚的楚宣王时代;它的描述重点在于当时及此前的历史形势(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第70-74页;孙飞燕:《清华简〈系年〉初探》绪论,中西书局,2015年,第2页)。

⑤陈民镇:《清华简〈系年〉研究》,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87页。



之解作句中语助<sup>①</sup>,即可为证。若此,简文此句与相关文句实可串读为:“晋师大败齐师……入至汧水。”齐人有陈廪子牛之祸,“齐与晋成,齐侯盟于晋军。”

综上所述,齐侯因陈廪子牛之祸而被迫与晋三子会盟一事的发生时间应在《系年》所记的临淄被围之时,而非《淮南子·人间》所说的平阴被围之时。

## 二、陈湫、陈和诸问题与田齐世系补正

陈湫,见于前引《系年》第22章,为陈氏族中强者。他在田悼子亡卒之后曾经掌握齐国大权,之后为其族人田和所弑(说详下文)。此处先谈谈陈湫其人与传世文献所见同时期人物“鴽子”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传世文献中的“鴽子”见于《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

齐庄子请攻越,问于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遗令曰:‘无攻越。越,猛虎也。’”庄子曰:“虽猛虎也,而今已死矣。”和子曰〈因〉<sup>②</sup>以告鴽子。鴽子曰:“已死矣以为生。”

对于此人,高诱认为是齐相<sup>③</sup>。杨宽根据高说怀疑是田悼子,并云:悼、鴽声近可通;田庄子、田悼子、田和子疑为昆仲,故在有大事时互商;正因是昆仲辈,故悼子立年较短<sup>④</sup>。陈奇猷认为,鴽子即《韩非子·说林上》的鸱夷子皮,其老年正当齐庄子为相之时;因他是田常旧臣,故庄子、和子对先君遗令有所争执时,请他出面进行解释<sup>⑤</sup>。

马卫东从古音角度认为,鴽子或即陈湫,地位非凡,或为齐国左相<sup>⑥</sup>。董珊进一步从通假角度怀疑,陈湫或即田侯剡<sup>⑦</sup>,代生及熊贤品则从时代和地位等角度对此说提出过支持意见<sup>⑧</sup>。

①王引之撰,黄侃、杨树达批本:《经传释词》卷八“且”字条,岳麓书社,1982年,第177页。引者案,王氏著同页有杨树达眉批,疑训为将,此不从之。

②此从陶鸿庆说(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204页)。

③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第204页。

④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第165页。

⑤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95页。

⑥马卫东:《清华简〈系年〉三晋伐齐考》,《晋阳学刊》2014年第1期,第16-22页。

⑦董珊:《清华简〈系年〉与麴羌钟对读》,《简帛文献考释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0页。

⑧代生:《清华简〈系年〉所见齐国史事初探》,《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88-94页;熊贤品:《清华简〈系年〉“陈湫”即〈吕氏春秋〉“鴽子”补论》,《中原文物》2015年第1期,第72-74页。引者案,代生虽然赞同董珊说,但对学界以陈湫为鴽子的意见仍持开放态度,他在第90页注3中特意指出:以陈湫为鴽子的说法亦可备一说,即是其证。

案,《系年》第 23 章云:

(楚)圣王即世,悼哲王即位,郑人侵犍(榆)关,阳城桓定君率犍(榆)关之师与上国之师以交(邀)<sup>①</sup>之,与之战于桂陵,楚师无功。景之贾与舒子共止而死。明岁,晋赅<sup>②</sup>余率晋师与郑师以纳王子定。鲁阳公率师以交晋人,晋人还,不果纳王子。明岁,郎庄平君率师侵郑……楚师……尽降郑师与其四将军,以归于郢……明岁,楚人归郑之四将军与其万民于郑,晋人围津、长陵,克之……以复长陵之师。𠄎(厌)年,韩取、魏击率师围武阳,以复郟之师……楚师将救武阳,王命平夜悼武君使人于齐陈湫求师,陈疾目率车千乘,以从楚师于武阳……<sup>③</sup>

据此可知,陈湫与田侯剡并非一人。在三晋伐齐之后,他曾在三晋与楚国发生武阳之战前应楚王请求派兵救楚而不果。由此推测,他在齐国的地位高于陈和。也正因如此,他才会被和子作乱攻杀,沦为田氏代齐过程中的政治牺牲品。据此推断,认为陈湫即是鴳子的说法值得重视。

除了陈湫,应对三晋伐齐的齐国将领中还有“陈和”,其人同样见于上引《系年》第 22 章。从时代和逻辑两方面判断,此人显然就是《田世家》称为太公的田和<sup>④</sup>,他在《战国策》中被尊称为和子<sup>⑤</sup>,在金文中则自称作禾<sup>⑥</sup>,又或被尊称为子禾子<sup>⑦</sup>。在三晋伐齐、兵至临淄城下之时,身份尚无法与三晋君主相并列的他<sup>⑧</sup>曾与陈湫会盟晋三子之大夫于濫门之外。根据《战

①此为陈剑意见(详参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读书会:《〈清华(貳)〉讨论记录》,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1年12月23日)。

②此从苏建洲说(详参苏建洲、吴雯雯、赖怡璇:《清华二〈系年〉集解》,第892页;附录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貳)·系年〉考释四则》之三,第59-60页)。

③《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貳)》,第196-197页。

④《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貳)》,第194页注13。

⑤刘向辑录,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16页。

⑥《殷周金文集成》第3939号禾簋铭文:“唯正月己亥,禾肇作皇母懿恭孟姬饔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为便行文,下文所引《殷周金文集成》拓片及其序号简称为:《集成》+器号。)据传,此器1940年前后出土于山东临淄附近。陈佩芬指出,根据器形和纹饰特征推断,器主禾应即田和本名,其人在子和子釜中被称作子禾子,此器应为田和未称侯时所作(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东周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04-306页),所言或是。

⑦《集成》11130子禾子戟铭文:“子禾子左造戟。”《集成》10374子禾子釜铭曰:“□□立(莅)事岁,禋月丙午,子禾子□□内者御□□命諗陈得……”

⑧《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貳)》,第194页注12。

国策·魏策四》第2章所记“缙恃齐以悍越，齐和子乱而越人亡缙”<sup>①</sup>可知，他曾发动过史称“和子之乱”的政变。

由前引《系年》第22章所记公元前404年晋、齐城下之盟时出现的人物位次，以及第23章所记公元前399年楚人向齐求救时所见到的情况综合判断，在战国前期田和篡齐之前，实际执掌齐国政权的人多半是身为田氏宗君的陈湫。他也因此成为陈和夺权路上的一大障碍。如此看来，陈和作乱的目标很可能就是职权高于自己的陈湫。经过此乱，陈湫身死，陈和夺得齐国相权，并在之后不久如愿称侯。换言之，在田氏世系田悼子和陈和两人之间，还应补入陈湫。

若拙说可信，则参考钱穆根据《齐世家》索隐田庄子之后有悼子之文推定田庄子和田和之间缺少悼子之说<sup>②</sup>，补充上田悼子，再加上田和之后仅见于《田世家》索隐的田侯剡，便可以将东周时期的齐国田君世系还原为：

敬仲公子完-穉孟夷-潘孟庄-文子须无-桓子无宇-

-僖子乞-成子恒-襄子盘-

-庄子白-悼子(失名)-

-陈湫(无谥)-

-太公田和-田侯剡(无谥)-桓公午-

-威王因齐-宣王辟疆-湣王地-襄王法章

这正合于《庄子·胠篋》“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十二世有齐国”<sup>③</sup>和《陈杞世家》卜辞“有妣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两条记载。其中，陈湫其人之所以不见于载籍，多半与他同陈和为兄弟，因失位见杀，需避上讳，且当权时间较短有关。

①刘向辑录，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第1416页。

②钱穆：《田庄子卒年考》、《田和始立在齐宣公五十一年非四十五年辨》，《先秦诸子系年》，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65-166、174-175页。

③郭庆藩辑，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第345页。引者案，此处“世”字宜如李学勤先生所说，是指继位者，而非辈次（详参李学勤：《从郭店简〈语丛四〉看〈庄子·胠篋〉》，《简帛》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4-75页）；“十二世”是指自陈完至太公和。关于此句的其他各家观点，详参郭庆藩辑，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345页；钱穆：《田齐为十二世非十世辨》，《先秦诸子系年》，第167页；武内义雄：《六国表订误及其商榷》，王古鲁译，《金陵学报》第1卷，1931年第2期，第1-49页。

### 三、楚声王熊当——兼谈其人的谥号、纪年及相关事件的编年问题

通过前引《系年》第 23 章的文字可知,在三晋伐齐前后的时代变局当中,楚国也曾发挥过很大的历史作用。作为楚国的当政者,楚声王熊当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楚声王,楚惠王熊章孙,楚简王子,《楚世家》及《六国年表》记其名曰当。根据清华简《楚居》,知他身为太子时,曾居于鄢郢,后又迁居榔郢<sup>①</sup>。其人谥号在《史记》中作声王,在《系年》简 119、126 中作楚圣桓王,在新蔡简甲 3·137、267 和望山简 1-109 中作圣桓王,在望山简 1-88、1-110、1-111 和《系年》简 127 中作圣王<sup>②</sup>。

目前,学界一般据《左传》文公十七年经文“声姜”在《公羊传》作“圣姜”、《卫世家》“声公训”在索隐所引《世本》中作“圣公弛”和《管蔡世家》“蔡声侯”在《战国策·楚策四》作“蔡圣侯”三例,将“楚圣(桓)王”读为“楚声(桓)王”<sup>③</sup>,更有学者根据此说和《逸周书·谥法》对“声”字的解释将之视为一个昏暗无能又穷兵黩武的君主<sup>④</sup>。

笔者认为,虽然楚圣桓王在楚简中可以被省称作楚圣王,但简文之中尚未有如《楚世家》和《六国年表》那样被写作楚声王的情况。因此,将圣王读为声王的释法值得怀疑。

首先,从内容方面讲,圣、桓与声字内涵不同,感情色彩有异。《谥法》云:“称善赋简曰圣。敬宾厚礼曰圣。”“辟土服远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国曰桓。”又曰:“不生其国曰声。”<sup>⑤</sup>由此观之,它们各自的适用对象是存在差别的。

①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第191页注75。

②罗小华:《清华简(壹-叁)所见人物名号相关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博士后研究报告,2015年,第62页。

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90-91页注2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73、192、197页。《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92页注1。

④李玉洁:《楚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04页。

⑤黄怀信、张懋镠、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28、663、692页。

其次,在古人谥号用字方面,除了普遍的单字谥,还有双字谥和多字谥<sup>①</sup>。因此,不能因为有了谥号甲及其省称乙就将之与其音声相近的另外一个谥号划上等号。

再次,作为前引观点立论基础的例证,只有读声为圣的情况,全然不见读圣为声的情况。这不能不让人生疑。更何况,即便是圣、声二字在音理方面的确存在通假的可能,也不宜单纯根据目前见到的单向通假例证就认定楚圣(桓)王中的圣字可以逆向读为声的假定情况真实存在。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熊当的谥号本来有两个:一个是“圣桓”,省称作“圣”;另一个为“声”。二者在内涵和感情色彩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不宜借助通假解释混而为一。他之所以会有这样两个谥号,多半是因定谥之人对他生前的文治武功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认识所致。因此,本文在相关引文中不会对谥号中的圣字采取通假处理,在讨论与之相关的历史问题时,将遵循习惯,称之为楚声王。

谥号问题讨论至此,再来看一下声王的纪年和与其相关的其他历史问题。

根据《周本纪》《六国年表》《楚世家》,可知楚声王在位六年,具体时间在周威烈王十九年至二十四年,亦即公元前407年至公元前402年。在《系年》公布之前,学界对此罕有异议。

然而,随着《系年》第22章“楚圣桓王即位,元年,晋公止会诸侯于任,宋悼公将会晋公,卒于黜。韩虔、赵籍、魏击率师与越公翳伐齐。齐与越成”和第23章“楚圣桓王立四年,宋公田、郑伯骀皆朝于楚。王率宋公以城榆关,是武阳。秦人败晋师于雒阴,以为楚援。圣王即世,悼哲王即位,郑人侵榆关”这两段简文的公布,学界开始出现不同声音。

在这些讨论中,一种观点认为,楚声王在位依然是六年,按照《六国年表》,应将前引《系年》第22章所记声王元年之后发生的几件事分而观之,其代表学者有董珊、马楠和吉本道雅等人<sup>②</sup>;另一种意见则主张,《系年》第22章所记声王元年后三件事都发生在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年),因此,《六国年表》关于声王在位的年数应该由六年调整为四年,声王之前和之后的几位楚王纪年也要随之改变,清华读书会及李锐、陶金、马卫东、苏建洲、白光琦、郑伊

①关于双字谥和多字谥的论述,详参钱穆:《魏襄王为哀王乃襄哀王一君两谥考》、《韩宣惠王即韩威侯考》,《先秦诸子系年》,第379-380、342-344页;唐兰:《竹书纪年战国表》,《唐兰全集》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00页注1;李零:《楚景平王与古多字谥——重读“秦王卑命”钟铭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6期,第23-27页。

②董珊:《清华简〈系年〉与颯羌钟对读》,《简帛文献考释论丛》,第99页。马楠:《清华简〈系年〉辑证》,中西书局,2015年,第476-478页。吉本道雅:《清华简系年考》,《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013年第52号,第1-94页。

凡与张驰等是此说的坚定支持者<sup>①</sup>。

笔者以为,楚声王的实际在位年数仍可能是六年而非四年:首先,既然《系年》第22章所记声王元年发生的晋及诸侯任之会的目的是为伐齐做准备<sup>②</sup>,那么此次盟会之后的晋及诸侯攻齐若不是发生在当年,也必然与之相隔不远。已知为会之时宋悼卒于赴会途中,而齐国方面的时机又尚未完全成熟,则三晋攻齐的计划很可能会因之推迟,而未必发生在当年。因此,不能单纯因为简文没有明确记载各事发生的时间就将此事之后发生的三晋伐齐与之统归在一年之中。其次,如果声王的在位时间只有四年,那么《系年》第23章在记述楚圣王四年之后便没有再用“圣王即世,悼哲王即位”来作为后面事情纪年标识的必要。

既然楚声王的在位时间仍以六年为妥,则其人生前和身后的有关事件越发有迹可循。通过对伐齐前列国形势的分析可知,在公元前407年声王即位之时,楚国与秦、齐两国已经形成了对晋国的三面合围态势;而为实现自身封侯目的的三晋也已选定反晋联盟中实力较弱的齐国一方作为突破口,并最终于声王三年(公元前405年)公孙会据廩丘叛赵一事引发的晋、齐冲突为契机,对齐展开攻势。

为了保全齐、楚联盟,确保自己苦心经营的北方攻势不被瓦解,声王便在三晋攻齐廩丘、讨伐齐国之时,借宋悼新亡、宋国独弱的机会展开北上围宋救齐的行动。结果,声王如愿撕裂晋、宋同盟及其南部防线,迫使宋休公在声王四年

---

①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研读札记(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1年12月31日。李锐:《读〈系年〉札记(修订)》,confucius2000网清华大学简帛研究专栏,2011年12月22日;《由清华简〈系年〉谈战国初楚史年代的问题》,《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100-104页。陶金:《由清华简〈系年〉谈洹子孟姜壶相关问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2年2月14日。马卫东:《清华简〈系年〉三晋伐齐考》,《晋阳学刊》2014年第1期,第16-22页。苏建洲、吴雯雯、赖怡璇:《清华二〈系年〉集解》,第826、831-837、874-876页;附录二《〈系年〉大事年表》,第41-45页;苏建洲:《也论清华简〈系年〉“莫器易为”》,《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第115-121页。白光琦:《由清华简〈系年〉订正战国楚年》,《先秦年代续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1-114页。郑伊凡:《清华简〈系年〉后三章战国史地考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本科学位论文,2014年,第22、24、19-20页。张驰、郑伊凡:《〈史记·六国年表〉与清华简〈系年〉第二十三章对勘——战国中早期史事、年代与地理问题刍议》(待刊)。对于前引清华读书会、李锐和陶金三家意见,吴良宝似乎表示支持,并将之用作反驳他说的依据(吴良宝:《颍羌钟铭“楚京”研究评议》,《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中西书局,2016年,第119页)。

②《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93页注2。

(公元前 404 年)与郑伯一同朝楚,并随同自己奔赴所占之郑国榆关,将其增筑为武阳城。他还因此获得了盟友秦国同步进攻晋国洛阴的行动支援。

至公元前 402 年,楚声王六年,盗杀声王。由于声王生前未立嗣君<sup>①</sup>,楚国因此陷于夺位之乱。争斗过后,王子类登上王位,称熊疑,王子定败逃晋国,失去国内势力<sup>②</sup>。楚国政局既然不稳,因其夺去榆关、固为武阳城而受到进一步压迫的郑国自然看到了反攻的机会<sup>③</sup>。于是,郑人先是在声王去世当年侵夺榆关,杀死楚将景之贾和舒子,再于次年(公元前 401 年),在三晋的召唤下与之联合,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扶持逃亡在外的王子定回国<sup>④</sup>。怎奈楚国内部为接应此事而起的中谢之祸未成<sup>⑤</sup>,而楚之边人又齐心协力,顽强击退晋军。这两方面因素叠加在一起,终于使得郑人的希望全盘落空。

到了次年,公元前 400 年,楚国为了报复郑国开始攻郑<sup>⑥</sup>,并俘获前来迎战的全部郑军。同时,三晋乘机伐楚至乘丘,形势开始变得对楚国不利。为了分

---

①引者案,《楚世家》自成王之后始见太子之谓:成王有太子商臣;灵王有太子禄;平王有太子建、太子珍,太子建被废,太子珍后为昭王;怀王有太子横,是顷襄王(即襄王);顷襄王有太子熊元,是考烈王。《楚居》则自惠王之时始记王太子,凡三称。对比可知,史公所见楚国材料未必全有楚太子记事,《楚居》因是楚国史官所记楚王世系,故较《楚世家》更为可靠。既然《楚居》所记楚王、王太子居处较为详备,则参考《资治通鉴》卷一周威烈王二十四年“盗杀楚声王,国人立其子悼王”,知《楚居》所记悼哲王前缺少之声王及其王储之事或有内情。张弛、郑伊凡认为声王为盗所杀,生前未立太子之说(详参张弛、郑伊凡:《〈史记·六国年表〉与清华简〈系年〉第二十三章对勘——战国中早期史事、年代与地理问题刍议》),其说或是。

②据《系年》,知王子定是楚王子。详参刘全志:《清华简〈系年〉“王子定”及相关史事》,《文史知识》2013 年第 6 期,第 24-30 页;白光琦:《由清华简〈系年〉订正战国楚年》,《先秦年代续探》,第 112 页;吉本道雅:《清华简系年考》,《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013 年第 52 号,第 1-94 页。

③李锐:《由清华简〈系年〉谈战国初楚史年代的问题》,《史学史研究》2013 年第 2 期,第 100-104 页。

④刘全志:《清华简〈系年〉“王子定”及相关史事》,《文史知识》2013 年第 6 期,第 24-30 页。

⑤中谢之说,详参陈伟:《〈简大王泊旱〉新研》,武汉大学简帛网,2006 年 11 月 22 日;《读清华简〈楚居〉札记》,武汉大学简帛网,2011 年 1 月 8 日。此后,张弛、郑伊凡将此事发生的时间推定在悼王徙居肥遗之前,确定在公元前 401 年至公元前 399 年之间,并认为其事与楚王子定出奔有关(张弛、郑伊凡:《〈史记·六国年表〉与清华简〈系年〉第二十三章对勘——战国中早期史事、年代与地理问题刍议》)。所说有理,然时间与本文有异。

⑥刘全志:《清华简〈系年〉“王子定”及相关史事》,《文史知识》2013 年第 6 期,第 24-30 页。



化晋、郑联盟以扭转这种局面，楚国不仅释放了所获郑军，还归还其所占之榆关。

这就是三晋伐齐之后，晋、楚武阳之战以前中原地区的基本情况。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系年》战国段简文所记楚声王前后的楚人事迹，可以将前文所述制成如下表 1：

表 1 战国前期楚国若干大事纪年简表

公元纪年	楚王纪年	历史事件	备注
B. C. 425	简王七年	宋悼公朝楚，告司城弑弱公室。楚北上定宋，晋人迫其南归。	当周威烈王元年，宋悼公初即位之年。
B. C. 423	简王九年	王命莫嚣阳为报晋，夺宜阳，围赤墘，晋攻之，楚释围，与之战方城。楚师无功，晋、楚固以为怨。	新蔡简：大莫嚣阳为、晋师战于长城之岁。 <sup>①</sup> 《六国年表》：韩杀郑幽公。 <sup>②</sup>
B. C. 408	简王廿四年卒，子声王立		《郑世家》及《六国年表》：韩伐郑，取雍丘，郑城京。 <sup>③</sup>
B. C. 407	声王元年	三晋欲伐齐，为任之会，宋悼未至会而卒。	当周威烈王十九年，宋悼公十八年。

①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90、198页。案，酃尚白参考林素清关于楚国大事纪年之假说，定此事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400年或公元前399年（酃尚白：《葛陵楚简研究》，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第121-123页。林素清说见：《从包山楚简纪年材料论楚历》，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台北，1997年1月）。李学勤先生认为，根据《系年》简文，宜定此事在公元前423年（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第70-74页）。李锐认为它发生在公元前401年（李锐：《由清华简〈系年〉谈战国初楚史年代的问题》，《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100-104页）。吉本道雅认为，此事宜发生在楚声王元年，公元前404年（吉本道雅：《清华简系年考》，《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013年第52号，第81-86页。本表所引吉本道雅意见均出自此文，为求行文简便，不复出注）。郑伊凡认为，宜将之定在楚简王八年，公元前421年（郑伊凡：《清华简〈系年〉后三章战国史地考辨》，第19页）。引者案，据《系年》简文，当以李学勤先生说为是。

②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703-704页。

③《史记》，第1776、708页。下引《六国年表》，均出自《史记》第709-712页，为求行文简便，不再一一出注。



(续表)

公元纪年	楚王纪年	历史事件	备注
B. C. 405 -B. C. 404	声王三 - 四年	三晋攻齐,声王北上围宋以救之。	三晋攻廩丘之后不久即伐齐。
B. C. 404	声王四年	宋休公朝楚,随声王城郑榆关,固为武阳城,秦人败晋援楚。	当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三晋伐齐正烈之时。
B. C. 403	声王五年	三晋携诸侯以朝周王,受命为侯。	《六国年表》:三晋为侯。
B. C. 402	声王六年 卒,悼哲王 即位	声王未及立嗣而为盗所杀,王子类与王子定争位,王子定败,奔晋。郑国趁机侵榆关,杀景之贾与舒子,楚师无功。	平势隆郎列声王卒、悼王元在公元前405年 <sup>①</sup> ,吉本道雅列此事及王子定奔晋在公元前399年,并谓太史公是因不解其情而误。
B. C. 401	悼哲王元年	晋、郑为纳王子定攻楚,楚鲁阳公力阻之。	《六国年表》:秦伐魏,至阳狐。吉本道雅定此事在公元前400年。
B. C. 400	悼哲王二年	楚报郑,悉俘郑军。郑太宰欣为乱,子阳死而无后于郑。	《六国年表》:三晋伐楚至乘丘;郑围韩阳翟。《六国年表》《楚世家》均记郑杀其相子阳在公元前398年,周安王四年、楚悼王四年 <sup>②</sup> 。平势隆郎定三晋伐楚至乘丘在公元前404年,楚败郑、围郑在公元前402年;吉本道雅定后者在公元前399年。案,依《系年》纪年特点及所记史实的前后关联情况,宜定在此年。

①平势隆郎:《新编史记东周年表-中国古代纪年の研究序章》,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第150-151页。本表所引平势隆郎意见均出此,为求行文简便,不复出注。

②《史记》,第1720页。下引《楚世家》内容,均出于此,为求行文简便,不再一一出注。案,学界对此事多有论述,参马卫东:《清华简〈系年〉与郑子阳之难新探》,《古代文明》2014年第2期,第31-36页;张驰、郑伊凡:《〈史记·六国年表〉与清华简〈系年〉第二十三章对勘——战国中早期史事、年代与地理问题刍议》。

(续表)

公元纪年	楚王纪年	历史事件	备注
B. C. 399	悼哲王三年	楚释郑俘。晋攻楚,为长陵之师。楚报而取郢,杀麟公。当年年底,晋报楚,攻武阳,齐救之不及,楚败,陈人叛楚,迎立王子定。 <sup>①</sup>	《六国年表》:楚归郑榆关。平势隆郎定归榆关在公元前 403 年;吉本道雅定楚归郑俘在公元前 397 年;陈颖飞、熊贤品定武阳之战及齐救楚在公元前 397 年 <sup>②</sup> 。
B. C. 398	悼哲王四年		新蔡简:王自肥遗郢徙于郢郢之岁。 <sup>③</sup>
B. C. 394	悼哲王八年		包山简:鲁阳公以楚师后城郢之岁。 <sup>④</sup>
B. C. 393	悼哲王九年		《六国年表》:伐韩,取负黍。
B. C. 391	悼哲王十一年		《楚世家》:三晋伐楚,败之大梁、榆关。楚厚赂秦 <sup>⑤</sup> ,与之平。

除了本文详考的几个主要人物,齐国方面曾经对三晋伐齐产生过一定作用或与其有直接关联的人物还有齐康公、公孙孙、公孙会、括子、无害子等人。为了便于观览,现将之与前文所考诸人(即表中姓名加粗者)合而制成表 2,以备读者查考:

①马楠将长陵之师一事的发生时间顺记在郑杀驷子阳之后的公元前 397 年(马楠:《清华简〈系年〉辑证》,第 477 页),陈颖飞亦定王子定入陈事在此年(陈颖飞:《楚悼王初期的大战与楚封君——清华简〈系年〉札记之一》,《文史知识》2012 年第 5 期,第 105-107 页),均与拙说不同。

②上引陈颖飞文对此并未说明原因,熊贤品遵从陈说,但亦无论证(熊贤品:《清华简〈系年〉“陈误”即〈吕氏春秋〉“骛子”补论》,《中原文物》2015 年第 1 期,第 72-74 页),均与拙说不同。

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第 196 页。李学勤先生认为是在楚悼王四年(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 年第 3 期,第 74 页)。

④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 年,第 17 页。引者案,各家之说及具体论述详参拙作《三晋伐齐时的僭夺楚京与后来的报、抑楚国》(待刊),此处从略。

⑤案,黄式三认为楚之赂秦是因畏惧三晋(黄式三撰、程继红点校:《周季编略》,凤凰出版社,2008 年,第 51 页),或非实情。面对三晋之军,楚却去厚赂秦国而与之平,其意或在防范秦国趁火打劫。这或许暗示出秦、楚此前结成的反晋联盟已经随着晋国的瓦解而形同虚设。

表2 三晋伐齐所涉齐国一方人物简表

人物	备注
附:齐宣公积	康公父,姜齐政权的最后支撑者。在其病危之时,无力于公室,田氏遂得大肆捕杀姜姓公族,完全夺取齐国政权之机。究而观之,其人未曾讨伐廩丘之叛,也不曾在三晋伐齐时兵败被俘。 <sup>①</sup>
附:公孙孙	齐国公族大夫,姜姓,公孙氏。公元前405年年底,齐宣公病危之时,他为田氏族人田布所杀。
公孙会	齐国姜姓公族,当时或为大夫,今本《史记》误作田会。公元前405年年底公孙孙被杀之后,公孙会势单力薄,被迫逃至仍在姜姓掌握之下的西部边境重镇廩丘并叛入赵国 <sup>②</sup> 。此举引发晋、齐双方的正面冲突,直接促成三晋伐齐。
附:田布	田氏族中级别较高者 <sup>③</sup> ,杀公孙孙,围公孙会于廩丘,卒为三晋败于龙泽。其人之结局,古本《竹书纪年》作“败逋”,《吕氏春秋·慎大览·不广》称“战死”。有学者根据后说认为,其人死于此役 <sup>④</sup> 。本文以为,若依《说文》训逋为亡、训亡为逃之说 <sup>⑤</sup> ,特别是结合古本《竹书纪年》的性质和内容可靠性推断,前说或得其实。

①陈奇猷认为,《吕氏春秋·慎大览·下贤》之中魏文所虏以见天子之齐公亦为齐宣公(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第929页);张华松亦认为魏文所虏为坐镇平阴而战败之齐宣公(张华松:《齐长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00页)。马楠认为,《史记》所载齐宣公五十一年田会(亦即陈会)叛于廩丘之时,齐宣公曾予以讨伐(马楠:《清华简〈系年〉辑证》,第460页)。张树国则指出,《淮南子·人间》中被往送晋军的齐侯可能是齐康公贷,《系年》所记齐侯与盟晋军是指齐康公为陈氏胁迫而与晋军会盟(张树国:《〈鬲羌钟〉铭与楚竹书〈系年〉所记战国初年史事考论》,《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2期,第216-217页)。引者案,依《系年》第22章,知康公之说是而宣公之说非。

②晁福林认为,公孙会以廩丘叛赵,表明他很可能是姜齐派在廩丘的守将;因田常在此前已割安平以东至琅琊之地为封邑,田氏势力宜当集中在此,则处于相反方向的廩丘很可能是姜齐势力的一个据点(晁福林:《公孙会之乱考》,《春秋战国史丛考》,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0页)。代生亦认为廩丘为公孙氏领地(代生:《清华简〈系年〉所见齐国史事初探》,《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88-94页)。引者案,二说有理,廩丘很可能是齐宣公时基于其重要地位而封给姜姓公族的采邑,以便自身能够远交诸侯以制衡田氏。此后的历史的确也证明了这一点。

③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第176页。

④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第929页。

⑤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书店,1992年,第74页。

(续表)

人物	备注
附:括子	陈廛子牛谋士,见于《淮南子·人间》。对于此人身份,高诱以为是齐臣,杨宽认为是“掌权之田氏大夫”,马卫东称其为田氏族人田括 <sup>①</sup> 。他主张满足三晋求名要求,直接促成陈廛子牛之祸。
附:无害子	陈廛子牛谋士,见于《淮南子·人间》。对于此人身份,高诱认为是齐臣,杨宽亦定为“掌权之田氏大夫” <sup>②</sup> 。他主张抵抗,反对括子执君入敌营以求和的建议。
陈廛子牛	齐将,田氏子,见于《系年》第22章,又称项子牛或牛子。三晋迫齐之时,他以括子之议执康公入晋军为盟,终成陈廛子牛之祸。
齐康公贷	宣公子,见于《系年》第22章和《淮南子·人间》。三晋兵围临淄之时,他为陈廛子牛胁迫,入晋军与晋三子会盟,承认其诸侯地位;之后,其人地位愈发低微,并沦为田氏附庸,直至身死国替。
陈和	田齐太公,见于《系年》第22章,曾为夺权发动变乱,是为和子之乱。
陈湫	陈氏族中之强者,见于《系年》第22章,或为和子之乱的翦除对象。
楚圣桓王 熊当	即楚声王,见于《系年》第22、23两章、新蔡简和望山简。《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所记围宋十月或是他在三晋伐齐时的北上救齐之举。
附:秦人	见于《系年》第23章,或可以秦简公或其所派军队当之。三晋伐齐,楚为救齐而迫宋屈服,并率宋公城郑榆关、置为武阳,秦为援楚而败晋人于洛阴。

【作者简介】杨蒙生,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遗产研究基地讲师。研究方向:古文字学、先秦史、文献学。

①刘文典集解,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第600页;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第192页;马卫东:《清华简〈系年〉三晋伐齐考》,《晋阳学刊》2014年第1期,第20页。

②刘文典集解,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第600页;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第192页。